

东风解冻春韭香

◆ 邵天骏

茄山河

农历二月东风解冻，正是吃新鲜春韭个好时节。韭菜对环境适应性

春韭冒出尖尖头，风一吹叶子随风飘动，像小囡一样辣辣撒娇，煞是惹人怜爱。有老前辈讲，春韭最水灵是带露水个辰光，夜雨浇过根根，吃起来口感清甜。

讲到营养，春韭勿但有膳食纤维，还有丰富个维生素搭仔胡萝卜素，能够帮人增强抵抗力。虽然卡路里勿高，但水分多得像

不过最打动人心的，还是春韭个辣劲。按夫人个讲法，炒春韭火候顶要紧，火太大烧焦了勿灵光，火太小又呒没味道。先要辣辣油锅里爆炒蒜片，再拿韭菜倒进去快炒，等到叶子拨汤汁裹牢就起锅。选个辰光，春韭碧绿生青，吃一口脆，可以听到嘴

巴里清脆个咀嚼声，鲜得来眉毛也会得落下来个。

春韭也可以搭其他菜一道烧，比方讲春韭炒猪肝，或者搭豆腐干一道焖，吸饱了汤汁个豆腐干比肉还要香。老一辈人讲得好：“吃菜要吃时鲜，做人要懂变通。”按勿同个口味来搭配，总归能寻到自家最合心意个吃法。

春韭个经典款就是韭菜炒蛋，金黄色个蛋液裹着翡翠一样个韭菜，好像是拿春天个颜色拌进了日出日落、周而复始个大自然中，让阿拉闻到了春天个气息。



听钱程沪语朗读 微信扫码看视频

沪语趣谈

一般上了一点年纪的上海人都知道“被横头”是什么东西。在被套、睡袋普及以前，会当家的主妇都会在被子上靠近脖子的这端缝上一块布条或毛巾，这样就方便进行局部拆洗、更换；省时、省力、省水、省肥皂、省布料。有人因此把“被横头”和“床沿布”“假领头”“绒线领套”等都看作是当年体现上海人精细、实惠生活态度的标志。然而这个“被横头”并不是上海人的首创，而是传自古人的智慧。

古时候人们把被横头称作“被池”。宋代出身皇族的赵令畤写的《侯鯖录》中说：“今人被头别施帛为缘者，犹呼为被池。”这是援引唐代颜师古《匡谬正俗》中关于“被池”的说法：“今人被头别施帛为缘者，犹谓之被池。”意思是现在的人们把被子上边缘处缝制的织物称为“被池”。为什么叫“被池”？赵令畤解释说：“《礼》云：鱼跃拂池。池者，缘饰之名，谓其形象水池耳。”在《侯鯖录》的注释中，他还特地讲了自己的一件相关的收藏：“余得一古被，是唐物，

四幅红锦外，缘以青花锦，与此说正合。”除了赵令畤，我们还可以从诸多古诗中，看到这个历史上的“被横头”。宋代宋祁《句》：“晓日侵帘压，春寒到被池”；元代宋无《春病起即事》：“愁乡尘积瑶琴岳，梦境寒生翠被池”；清代陈文骝《雨中杂诗寄路访岩》：“春老余寒入被池，阴阴城阙曙钟迟”。

用“被池”一词，虽有雅趣毕竟过于迂阔，转弯抹角的寓意使得“俗间不知根本，竟为异说”，“当时已少有知者，况比来士大夫耶（赵令畤语）”。民间常用的是更直接易懂的称谓。譬如清代《玉蜻蜓》描写尼姑志贞的床铺上，“荡荡丝棉洋绉被，元色青缎镶当头”；这镶镶当头的元色青缎，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“被横头”。清代小说《海上花列传》中，被惊醒的浣芳寻找姐姐淑芳，“爬过来扳开被横头看见了方罢”；这便直接用了“被横头”的叫法。现如今，科技发达、生活质量改善，传统意义上的有被面、被里、被芯的被子已然少见，“被横头”也就理所当然地与“被池”一样，被逐渐埋入历史尘埃。

老祖宗的「被横头」

◆ 叶世荪

灶披间

春日尝鲜红菜薹

◆ 沈一珠

今朝买了恩施红菜薹，听名字就晓得，来自武汉，勿是本地菜；选个菜阿拉小辰光勿大看见，毕竟，伊个辰光阿拉读书侬拉子弟小学，出门走五分钟就进学堂了；再有个，出小区左转走一截路有一片烟纸店，右转走几步就是一只大饼油条摊，再过去一点就是小菜场，过过平常日脚，世界也就这能大小了。

大概也是因为现在交通啊物流啊实在便当，所以，交关从前勿大看见个菜，现在也可以新鲜送达了，比方讲，选个恩施红菜薹。听讲，选个菜唐代就有了，伊个辰光侬是进贡拨皇帝吃个，老百姓侬叫伊“金殿玉菜”。有诗讲，“梅兰竹菊经霜翠，不及菜薹雪后娇”——梅兰竹菊及勿上一把红菜薹，风花雪月之余还是要民以食为天托底，选个是硬道理。

其实菜薹选个物事，上海本地一直有个，上海闲话叫“菜苳”，譬如白菜苳、油菜苳，所以，也可以叫伊红菜苳。从前上海人顶欢喜讲，本地菜好吃；现在



菜梗，浓得化勿开；零星有几瓣绿叶子，像煞是透露出原本个基因底子，倏是一脉相承个青菜，勿晓得哪能就恁意生长得如此艳丽；绿色个花蕾中，已经开出明晃晃个黄色小花；据说，开了花个菜薹就老了，不过倒是好看。

新鲜上市个红菜薹，当然是清炒顶高级。水里浸一浸，汰清爽，沥干，也勿用刀切，直接用手杓成1寸长短，早春个菜薹，水分足，几乎不用撕去筋筋拉拉个外皮，就好像皮肤紧绷纤嫩个小姑娘，拍个照，哪里还需要祭出磨皮功效，涂个面霜侬觉着多余，生怕凭空添出一层油腻感。

开油镬，菜摆下去，高温快炒，大道至简个调味就是加适量盐，三五分钟或到自家欢喜个口感出锅就好，或脆嫩，或酥软，惟微甜清香不变。

顶有趣个是，高温之后，香艳褪尽，出锅后，唯留一笔油画一样高级个灰绿调子。原来，春天里个花红柳绿里向，居然还有一层安安静静个高级灰做底色。

想想，格局介小小个闲话，多讲难为情。海纳百川就应该只是只要好吃个，侬欢喜，碰着了就是福气。

红菜薹是香艳个，胭脂红个

沪语里的“勿识头”

◆ 福华

上海话中有“勿识头”之俗语，也有写作“弗色头”或“弗识头”。《清稗类钞·上海方言》中写道：“弗识头，自怨所遇不遂之词也……亦丧气，晦气之义也。”意思是遇上倒霉、晦气之事，称为“勿识头”。

近代上海通俗文学中常常出现这个俗语，例如：晚清小说《负曝闲谈》第十回中写道：“今朝是八月半，就弄迭种弗色头事体，侬勿高兴哉，要回转去哉。”意思是“今天是中秋节，还要做这样的倒霉事，我不高兴了，不想参与了，要回家

去了。”明代传奇剧本《钵中莲》第十回中写道：“晦气晦气，羊肉无得吃，倒惹一身臊，好弗色头。”意思是“想占便宜没有占到，反而招惹了麻烦，太倒霉了。”

在《上海话大词典》中，对“勿识头”的解释包含三种含义：其一是“倒霉、晦气”，例句：我勿识头，拨伊敲竹杠敲脱两块洋钿。其二是“不知好歹”，例句：侬个人真勿识头，帮伊也呒没用。其三是“被人出气”，例句：老公辣外头混得勿好，回来拿我勿识头。

湖州双镇一日游

◆ 周允中

前段辰光到湖州双林镇阿妹屋里去，伊面是杭嘉湖平原浪个水乡明珠。穿过石板巷弄，青瓦白墙间时不时飘来吴侬软语，空气里飘散着淡淡个草木清香。走到万元桥头，特意摸了摸斑驳个石栏，舂座古桥搭仔另外两座古桥——万魁桥、化成桥，就像三根定海神针，拿双林个水乡文脉稳稳扎在在粼粼波光里。

走进梁希纪念馆，照片里，舂位新中国首任林垦部长穿仔一身旧布衫，眼神里透着股执拗劲儿。梁希先生个心愿就是“黄河流碧水，赤地变青山”，伊有一句名言：“无山不绿，有水皆清，四时花香，万壑鸟鸣，替河山装成锦绣，把国土绘成丹青。”到了现在，舂句闲话正辣变成现实。

转去费新我艺术馆个路上，老街拐角飘来一阵墨香。推开门个刹那，墙上那些狂放个左笔字像是要破纸而出。启功先生曾经赋诗一首赞曰：“新翁左臂新生面，草势分情韵倍长。”可我最爱个是伊画个《太湖渔村》，泼墨处浪花翻涌，留白处渔舟点点，倒真应了伊自家讲个“书画同源”。

从双林坐公交到练市，沿途个桑田像打翻个翡翠颜料罐。练

市成于秦汉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兴于晋、唐时期，唐朝曾建报恩禅寺。练市镇中心个振兴广场大得惊人，喷泉池里个水柱随着音乐变幻形状，黄昏时分亮起灯笼模样个水幕，倒映着天上个火烧云。

练市当地农户几乎家家饲养湖羊，还建了湖羊交易市场，所以练市个羊肉面绝对不能错过。白墙上贴着菜单，二十块钱就能捧回一大碗，雪白个面条浸在琥珀色羊汤里，浇头是拇指大个酱羊肉块，咬开时油脂在嘴里爆开，鲜得眉毛也要跟着动。转角阿婆推着保温桶卖酒酿圆子，桂花甜香里裹着糯叽叽个口感。最绝个是夜市里个熨斗面摊，老板在煤炉上煨着整只黄油鸡，揭开砂锅盖那刻，白茫茫个蒸汽里飘出八角个辛香，配着筋道个面条，连汤带肉能干掉三大碗。

桑叶车上，我摸着买个桑叶书签，忽然想起双林古镇淡淡个草木香气。这些水乡孕育个不仅是绫罗绸缎，更是把平凡日子过成诗个智慧。江南啊，原来就藏在老茶馆氤氲个水汽间，在那些吴侬软语个市井吆喝声中。

老里八早

喜闻乐见滑稽戏

◆ 钱云森

滑稽戏是上海个传统喜剧形式，也是交关上海人个童年记忆。我小辰光就特别欢喜听收音机里向播放个滑稽戏，每趟听到笑嘻嘻、杨华生演个节目侬会笑痛肚皮。

我十六七岁个辰光，住辣大世界附近，经常去白相。当时大世界规定，每个礼拜一下半天休息，夜戏照演，下半年五点钟开始进场。有一趟，我看到大世界外面个海报浪向有杨华生带班个大滑稽剧团演出《拉郎配》。有机会去看现场表演，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，马上买票。当时舂种戏票勿是对号入座，而是先入场先选座。戏票浪向写个是夜里七点钟开演，我五点一刻进场，心里想：来得早肯定能坐到前排位子。呒没想到，进去一看，勿但座位已经坐

满，走道里也立仔交关人。我只好辣辣最后一排。

演出开场，杨华生一上台，满堂喝彩。他扮古代秀才，被抢去拜堂，吹吹打打闹闹，观众笑得开心。我是近视眼，又辣最后一排，为了看得清爽一点，勿得勿伸长头颈，眯起眼睛。散场个辰光头颈酸得像落枕，眼睛火辣辣，两条腿木僵僵，但是心里是真开心。

1962年7月，我响应号召去农村工作。出发前夜，我从屋里出来，想再到附近走走看看，路过金陵路西藏路口个大众剧场，看到一张大公滑稽剧团《七十二家房客》个漫画海报。海报浪，杨华生扮个伪警察喜感十足。我心想明朝就要离开上海，不如再看一场滑稽戏。我跑到售票处，看到票价分为几档：前排票八角九角，后排票只要三角。可惜各档戏票已经卖光。我想等等看有勿有退票，问了几个人，发现侬是等退票个。听到剧场里

个开场铃，我心里有点遗憾，正想离开，一张戏票递到眼前。有人对我讲：“票子要哉？五排八座，九角洋钿。”位置勿扳板，票价有点肉痛。想到勿晓得啥辰光再能看到杨先生个演出，我还是掏钱买票。进场验票，发现是两楼个位子，离舞台老远。不过能热热闹闹看一场滑稽戏也算值了。

到了1998年，我早已调进县城工作，某日黄昏匆匆走过县城剧场，迎面撞见一位老先生。仔细一看，宽额角、大眼睛，正是杨华生先生。我欣喜地看着杨先生，激动得一句闲话讲勿出来。杨先生呒没一点名人架子，大约见我勿开口，等了一歇，向我点头一笑，转身进了剧场侧门。舂歇我才发现，阿拉县城个小剧场外面悬挂着一个大红条幅——“欢迎上海滑稽泰斗杨华生先生来我县演出”。真呒没想到，八十岁高龄个杨先生，还拿欢笑送到乡下来。